

十大将传记丛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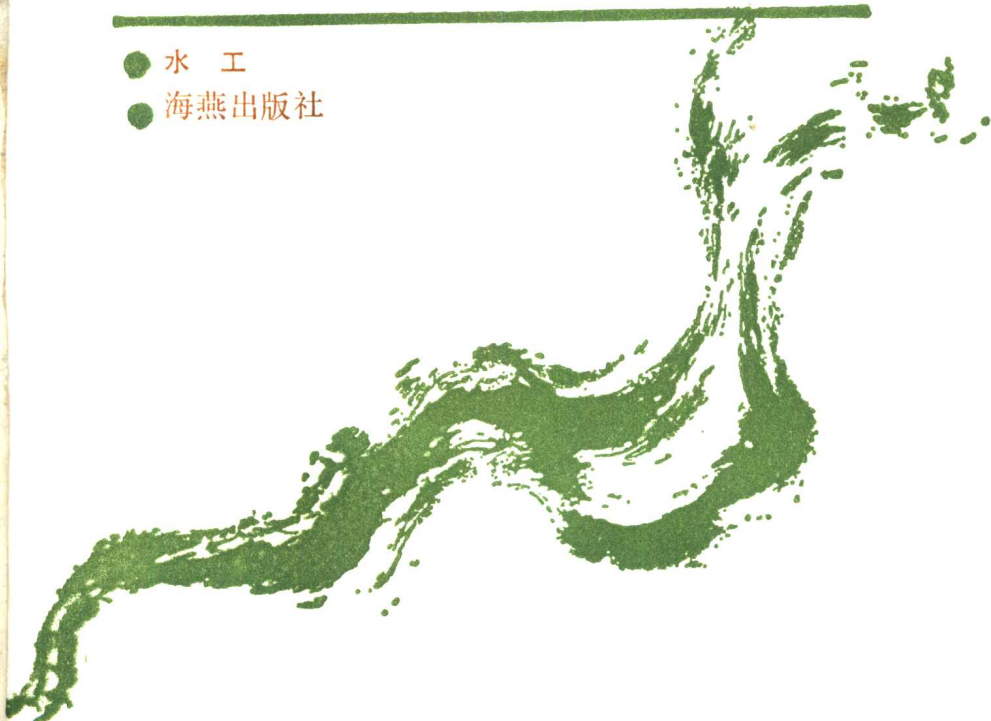
許光達
大將

八一

十大将传记丛书

许光达大将

● 水 工
● 海燕出版社



许光达大将

水 工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38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册

ISBN7—5350—0037—1/I·23

统一书号10302·89 定价3.15元(精)



毛泽东与许光达亲切交谈

编者的话

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。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这一壮举，更热望看到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。为此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十大将传记”丛书，以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，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、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。

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姚维斗同志的鼎力相助，借此向他及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目 录

一	故乡，再见	(1)
二	桃妹子	(14)
三	他开了小差	(23)
四	血洒三河坝	(39)
五	寿县脱险	(49)
六	被通缉的新郎	(65)
七	病困古都	(78)
八	喜遇李味酸	(90)
九	下洪湖	(104)
十	党内警告	(115)
十一	完了，他被围困在小山上	(129)
十二	一百元法币	(147)
十三	相逢在延安	(159)
十四	儿女们	(177)

十五	一着棋.....	(189)
十六	给彭总的晋见礼.....	(201)
十七	活捉廖昂.....	(210)
十八	斗篷、棉袄和蜡烛.....	(220)
十九	晚节流芳.....	(230)

一 故乡，再见

年节将临，长沙街头照例又热闹起来了。办年货的，请神买香烛的，叫卖的，要账的，讨饭的，闲逛的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今年是乙丑年（公元1925年），南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闹得正凶。听说，马上要起兵北伐。湖南军阀赵恒惕惶惶不可终日，在市面上增加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士兵，热闹的气氛中又透出几分紧张。但是，年还是要过的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老百姓还想借此祈求菩萨保佑来年能过太平日子呢！

篾匠许长龄请了一张灶王像，买了几副香烛，挑着篾匠担，走进了长沙师范学校的大门。他是本书的主人公许光达（那时叫许德华）的大伯。许德

华能够上学，在经济上，大半依靠大伯的资助。今天，他是来叫侄儿回家过年的。他们家在东乡萝卜冲。

“老哥，我找许德华。”校门虚掩着，他推门进去，弯腰向传达打招呼。

“喔，请进屋来坐。”传达把他让进屋里，指着屋角一卷行李说：“许德华同学昨天就离开学校罗！这是他的行李，说等他大伯来时让带回去。你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他大伯。德华到哪里去了？”许长龄有点吃惊。

“嗯？他没有给家里说？”传达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个条凳，请他坐下。

“没有呀！我是来叫他回家过年的。”

传达把行李拎过来，放在许长龄身旁说：“这捆行李就交给老哥你罗！甭，这里还有张条子呢！”

行李绳下面塞着一张不大的纸条。

“条子？”许长龄接过纸条，呆呆地看了一会，尴尬地笑着说：“老哥，请你念念。上面写的啥？我……我不认得几个字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传达接过来。一张白纸，上面只写了七个字：“外出求学，请勿念。”

“老哥，还说什么？”许长龄听完，急切地问。他想，侄儿不会只写这么几个字的。

“没有啦。”传达把纸条递给了他。

“唉！”过了一会儿，许长龄象是领悟了什么似的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哥，你侄儿是个好学生。功课好，不少先生都喜欢他，尤其是教国文的曹先生。”传达点上旱烟筒，象是安慰别人似地说，“不过，这伢子有点怪。寒假、暑假，别人都走了，他还住在学校里，整天看书、写字，就是不回家。老哥，别嫌我多嘴，我总弄不明白这伢子的心思。”

许长龄点点头说：“谁说不是呢！”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伢子命苦，九岁上死了娘。我那兄弟又续了弦，人倒不错，可总不是亲娘呀！我兄弟脾气也怪，对伢子也太厉害，有点不近人情罗！伢子是怕回家呀！在学校里还能清清净净地念书噢！”许长龄用自己寻找的理由解释着。

“噢！”传达似乎明白地点着头。

“老哥，你说这伢子会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是啊，到哪里去罗？”传达同情地望望这个篾匠。

京广线上，一列客车正风驰电掣般的向南方奔去。许德华坐在车窗前，贪婪地向窗外张望。

小河、田野、灌木林……啊，家乡的小河，什么时候才会再回到你的身旁？一缕离乡的愁思慢慢地在他心上弥漫开来。故乡给他的欢乐与忧愁，幸福与悲哀，象层层浪花，一阵阵涌上心头……

那是遥远的年代。一天傍晚，劳累疲乏的祖父、祖母

坐在萝卜冲那间昏暗的堂屋里，为生活的艰难发愁。突然，门外响起了一串爆竹声：“噼噼啪啪”，断断续续，不仅没有欢乐，倒象有无尽的忧愁。祖母打开大门，看见一个黑色的垫满稻草的木盆，里面躺着一个用旧衣服裹着的婴儿。她，被爆竹吓得呱呱地哭个不停。祖母明白，这是生了孩子养不活而丢弃的。祖母抱起这个婴儿，发现一张写着出生年月的纸条。留下吗？生活这么艰难；不留？多苦命的孩子，说不定，她的妈妈就躲在附近，流着眼泪在等待孩子的命运呢！祖母抱起来又放下，放下了又抱起来，终于，她狠了狠心，抱着婴儿走进门去。这个被抛弃的婴儿，就是许德华的妈妈。

许德华刚满九岁，妈妈就留下他和两个小妹、一个小弟离开了人间。父亲许子贵，从小跟祖父在田里挣扎。艰难的生活，养成了他特有的勤劳和俭朴，但也使他变得严厉、冷酷、吝啬。不久，又娶了后妻。她带来了三个孩子。家庭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。一个小妹在病中误服了有毒的草药死了，小弟被患有佝偻病的二伯要走了，只剩他和小妹在没有母爱只有严厉管束的环境里相依为命。许德华默默地忍受了人间的冷眼与心酸。

该上高小了，可父亲不同意。他不愿意出这笔学费。对他来说，上高小是要付出很大一笔钱的。这笔钱，好几年的辛苦也挣不回来。乡下人，识几个字就行了，读那么多书做什么？难道能让你去做官？许德华瞪着忧伤的眼睛，

望着板着铁青脸的父亲，心里升起了一股不平和愤怒。为什么我不能继续读书？他恨父亲的吝啬，但又不敢吱声，只能噘着嘴巴坐在田埂上生闷气。

大伯许长龄挑着篾匠担回到了萝卜冲。这个整日跑码头的工匠知道了这件事，气呼呼地冲着许子贵骂道：

“你这个抠煞鬼，伢子是去读书，不是败家，这点钱你也不愿出？你不给，我给。我送伢子去上学。”说到做到，他真的把许德华送进了梨梨镇长沙县第一高小，一直资助他考进长沙师范学校。

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，只收膳宿费，每月十二、三元。许德华又发愁了：要是父亲还不肯出钱，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再依靠大伯呀！一天傍晚，许子贵忽然对儿子说：

“五伢子，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。那是个大学堂。你好好去读书，钱嘛，我拿了。将来，你能谋个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，也就行了。”

许德华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有点迷惑不解。不过，他也体察出来了，考上师范学校，在父亲眼里，就象考中秀才、举人一样。他是在梦想儿子读书后，能谋个好差使，给许家光光门面。许德华想：这也不无道理。读书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吗？他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长沙师范给许德华打开了一个新天地。这里，有学识渊博的老师，有血气方刚的同学，有乡下没有的读书条件。

他兴奋极了，埋头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勤奋努力，刻苦攻读。他几乎忘了萝卜冲那间低湿的小屋。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成了他的座右铭。第一年寒假，他就没有回家，一个人在冷清清的学生宿舍里，寒窗苦读。

送灶那天，大伯来喊他回家过年。他这才背上书包回到萝卜冲。可是，初五刚过，他就对小妹说：“妹子，我要回学校去了。你一切当心，不要惹爸爸生气。”

小妹生气了。哥哥才回来几天，又要走了。她还有好多话要同他说呢！

许德华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要回去读书啊！读了书，才有出头之日，你明白吗？”

一九二一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，一个方生将死的年代。这一年，湖南全省春荒夏旱，饥民无数。长沙经武门沿城一带，灾民云集，病死无数。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对此却置之不理，反而驱兵湖北，去搞什么“援鄂自治”，企图扩大自己的地盘。据长沙《大公报》报道，这一年，赵恒惕政府的军费竟高达一千零四百万元。湖南全省民怨鼎沸。十一月间，长沙爆发了一场裁兵运动。学生、工人、市民数万人去赵恒惕政府请愿，要求裁减军费，救济灾民。赵恒惕不仅不予受理，而且暗地里纵令士兵到处殴打学生，行凶三日。长沙师范许多学生被殴打致伤，学生群情激奋，无心读书。只顾埋头读书的许德华，没有去参加请愿，但是，同学们的鲜血，使他思想上受到了猛烈的冲击。他弄

不懂，为什么政府这样不近人情，不顾群众的死活？这叫什么政府？有的同学还常找他来讨论裁兵运动的是非。他想读书，却读不进去。他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国文先生曹典琦来找他，让他去听听同学们组织的国事讨论会。曹先生是他最敬佩的师长，学识渊博，讲起课来深入浅出，很受学生欢迎。曹先生找他，他不便拒绝，只得放下课本，走进挤满了学生的一间小屋。开始，他只是姑妄听之。谁知，听着听着，他竟被吸引住了。他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道理。学生们讨论的题目是那么广泛：从省里赵恒惕的种种倒行逆施，到陈炯明赶走孙中山；从学校的校长之专横到资本家迫害罢工工人。社会的一切问题，几乎都在他们的思索之中。许德华受到了震动，讨论会把他的目光从寒窗苦读中拉了出来。

一九二二年暑假，许德华照例没有回乡。早晨，他在操场上跑了几圈，又到放着一副跳高架的沙坑旁，架好横杆，练习起来。这是他每天的“必修课”。他爱好体育，尤其是跳高。他那修长的身材的确很适合这项运动。今天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要他一纵身，横杆准掉，他恼怒地把横杆扔进了沙坑里。

“许德华，跳不过去，不能怨高度呀！”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旁。

“曹先生早！”许德华红着脸向国文先生鞠躬。

“练习完了吗？”曹先生拿起横杆，放在跳高架上，看了看高度：一米五。

“练完了。今天突不破了。”许德华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噢，每天都有指标？”曹先生问道。

许德华点点头，脸微微一红，没有说话。

曹先生理解地笑了笑，递给他一卷杂志，说：“你有空看看这几本杂志，也许，对你们昨天争论的问题有好处。”

许德华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是几本《新青年》。

曹先生说：“许德华，你们昨天争论得很热烈呀，这种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态度是很好的。中国的青年就应当认真探讨中国的社会问题。社会问题不解决，读书有什么用？你们昨天讨论的问题是……”

“军阀混战与列强瓜分中国之野心。”

“噢，这个题目就很重要。许德华，你看完这几本杂志，我们在一起谈谈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许德华彬彬有礼，内心却很兴奋。

这年暑假，他每周都要到曹先生那里参加一、两次不拘形式的讨论会，纵谈国家大事。其间，还听过邻校长沙女子师范的徐特立、周以粟两位先生的两次演讲。这两位先生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分析之深刻，主张之鲜明，立论之正确，使许德华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开始知道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状及根源；晓得了世界上有一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：马克思主义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，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。

多么不平凡的暑假啊！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真理的门户。“十年寒窗”的想法，终于被时代的激流冲淡了。

但是，真正把他推向实际斗争旋涡的是一九二三年长沙发生的“六一惨案”。

这年三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强行租借我旅顺口条约满期了，然而，他们却拒不归还，妄图长期霸占。消息传来，长沙人民十分气愤，成立了以郭亮为首的“湖南外交后援会”，实行对日经济绝交，抵制日货，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。

六月一日，一艘载有日货的日本轮船从武汉开抵长沙两湖码头。后援会立即派出检查员前往检查。学生、市民数千人聚集码头为检查员助威，与轮船上的日本士兵发生了冲突。日兵开枪射击，打死学生二人，打伤数十人，造成惨案。六月二日，悲愤的学生集会抗议，并抬尸游行。日本兵的暴行，深深激起了许德华的爱国心。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残害自己的同胞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能无动于衷吗？他真的愤怒了。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他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，组成了一个讲演团，在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“六一惨案”真相，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。这一天，他忘记了饥饿和疲倦，几乎跑遍了长沙的所有街道。六月四日，长沙学界举行“六一”死难者追悼会。许德华一清早就来到了会场，散发传单，高呼口号。会后，他又和请愿群众一起到赵恒惕政府请愿。林立的军警挥舞木

棍阻止群众。许德华头上被打出了几个大包。他愤怒到了极点，奋不顾身地走在游行队伍前面，冲破军警重重把守的三道门。“六一惨案”使他看到了中国的现实，抛弃了“埋头读书做个人上人”的幻想，从此，他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，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在学生运动中，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九月，转为共产党员。

“哐啷”，火车强烈地震动了一下，杂乱的行李架上，一个包袱掉下来，砸在许德华头上，打断了他深沉的回忆。他听到车厢里有人在唱《打倒列强》这首歌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有力。是啊，打倒列强除军阀，这是中国青年面临的任务。这个道理，还是在打倒列强的斗争中弄明白的，不然，到现在大概还伏在书桌上做着十年寒窗苦的梦呢！许德华脸上露出了自嘲的微笑。

“许德华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同行的谭希林走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问。

许德华摇摇头，尴尬地笑了笑。

“拿着，我带了点麻糖，吃着玩。”谭希林扔给他一个小包，瞧了瞧车窗上挂着的雨水，说：“离开长沙就下雨，天快黑了还不停。哎，许德华，你们的老师在车站送给你一本什么书？”

“就这一本。”许德华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。

“噢，《共产党宣言》。”谭希林随手翻开书读了起来。